

周易本義注

一





周易本義注

(一)

胡方撰

周易本義註卷之一

新會胡方大靈撰

周易上經一

三三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文王之易有序卦在先。講家代宣文王之意。不宜遺此文王之意。以有天地而後有萬物。而天又在地先。人之窮理在格物。格物在由本及末。故爲學易者首此。按註乾字是伏羲所命。在文王口中爲述詞。似云。此六畫皆奇之卦。伏羲仍三畫之名。命之曰乾。蓋以皆奇則純陽。純陽則至健也。而天地間之事物。爲以至健之力。無不成者。但又所爲者正。而後力能健。故筮得此卦者。其占當得大亨。而又利於固其正也。凡占皆卦後能然當然之理。則有卦義。即帶見占義矣。但占詞於此義有直言之者。有指卦名義外別見之義。以言之者。此直言之之例。非指卦中別見伏羲所取餘之義。以言之之例也。註中六畫皆奇。二句以上下皆乾爲主。六畫皆奇。不過指明上下皆乾耳。陽性健。則全陽之畫。是純健之象。合兩全陽成體。是於乾健有兼倍有繼續之象。故是至健之象。以艮之兼山例之。是兼倍。以離之繼明例之。是繼續。亨者。物必成爲物。事必成爲事。無阻撓不遂也。乾雖具必伸之力量。然用之必不得伸之地。則亦不能不敗。天下理之外。皆必不得伸之地。天地聖人之健。皆因與理爲體也。故教保健以貞。貞之固是勉其健。貞之正是於理中勉其

健。教之并健與理保之也。合理之謂正。當然之謂理。能然不可不然之謂當。然非理即不能然。否則不可然。故是必不得伸之地。筮得六爻皆不變者。方是筮得此卦。方用此占。易爲前民用。作自當就人事說。說向人事外者皆失旨。但不得說煞一人一事耳。乾本不離理。無咎不在言。貞即所以防吝。能當乾而用之者。是聖賢之品。吉凶非所屑計。不足與之言。故象皆無其詞。天地無心而虛。虛則善化。人有心而實。實則易滯。利貞之戒。爲人言也。在人剛大之氣。本以直養而成。既成之後。又恐力重難返。而配義不圓。就乾言貞。是隨時處中。以不固爲固也。即所謂見龍無首。問念作狂。聖人亦不容廢學。故乾亦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象通言事物之乾。未分何地何時之事物。其乾亨貞皆無定形。爻就各地各時之事物言。其乾亨貞皆有異迹。乾不離正。事物之乾者。只是其理健。到此順理之事物。能途即是亨。終不變其不離理之度。即是貞。如此爻潛之必處是乾。潛得成是亨。到底於潛用其必是貞。不失其必與潛是利。初陽者德之稚。在下者時之舍。故潛爲其理。乾體故稱龍。乾不利理。故是龍則潛。陽清陰濁。清則虛。虛則能變化。故龍方是純陽之象。純陽則乾。故純陽之象。即乾之象。乾之變即坤。坤之變即乾。辨乾之真。以坤要終也。辨坤之真。以乾原始也。又變有顯幽。象就不變者言。顯幽也。爻就變者言。微顯也。卦爻之象。作占者已然之事。然其占皆言占者後此之事。此爻已是乾。則能亨不待言。是論道論效。皆算已然具足。不用代爲之謀。唯貞屬未然。未可知耳。勿用。慮未能貞而告之也。爻在筮中有七八者。而非占者所用。占者所用。必是九六。稱九六者。預爲占者所用。保固也。六爻除九三外。皆上半著象。下半皆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剛以體言。健以用言。註中剛健兼性之存發言之也。中就下卦之中取以理言。故正卽在其內。在初之上亦健。由稚而壯之象。乾不離理。則其中正之熱愈可知。而爻位亦適有發露之象。剛健中正釋龍。出潛離隱。釋見出潛離隱。亦指在初之上。利見固言物受其澤。而見是其正。正變則或不肯見。而物欲見之不得。亦是不利。此與九五皆詳其正能不變也。此及五爻不獨無咎悔可議。亦并无利貞之勉。乾之最盛者也。占者未是極盛。則反推之而利貞矣。爻之中者。或只象剛柔之中。故不必連正言。此獨取中理之象。而連見正者。以其乾爻也。物所利見。非告占者以己所爲事之詞。故註作兩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此爻不著危地剛健之象。只著剛健而處危地之占。不獨乾惕是剛健外事。卽一厲字連无咎爲句。是言厲而能无咎。不是正言厲。於象總未之及也。註中象字。乃象外之象。亦單指乾惕。厲无咎。則從乾惕推出。非取於象矣。註於此特著本象之例。見凡占詞告人。以所爲之事。皆是以爻當占者。因材而施教。人不可自棄也。本象爲占者。因象所能然。以爲所當然告之也。剛健是其大。凡是與羣龍同處。重剛不中。是其細微。是異於四龍。近於亢龍。處居下之上。則其地也。下之上。雖過於田。然龍可躍。可飛。特不可亢耳。今處此卽危者。以重剛不中故也。註首三句。只一意。陽爻陽位。不過釋明重剛耳。重剛是乾有疵。不中是理。因而有疵。此氣質之累也。以其亦是乾爻。則重剛亦尙是所性之勇。不中亦未至不正。故乾惕便可无咎。正文厲字指地。是實字。註厲字連惕字。指工夫。是活字。居上所以危者。以不能免咎。則恐惡者乘而謬辱及之也。无咎則不危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爻專以上下卦之閒取處變革之象。在潤者下無所著。上無所援。是離下未上之象。境下去而上來。則順境之道在躍。或者斟酌而未遠。是九陽四陰處此之象。乾不外從理之力。理之已明者。以果銳爲從。理之未明者。以審顧爲從。審顧處正求理之精。而從之正力之健也。改革之際。後境方見其幾。而全局未見。則理亦方露其端。而全體未露。故躍是未明之理。或是敬慎。即乾惕之意。而三以之救失。此以之防失。兩爻之優劣在此。以陽居陰。剛而能柔。較之重剛中行狂簡之分也。上下不得粘定君臣位。凡境之進退皆是。亦不必進退。凡彼此相反。皆可作是觀。卦爻取象。皆以一例餘。即在田在天亦然也。无咎者。无誤躍之失。連五取象。故爲未躍。若單論本爻。則大臣之位。已是躍矣。然如孔子之爲之兆。孟子之不受祿。即以本爻爲躍地。亦可從容。未躍不必未在天方是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此爻道與二同。而極其致。乾主從理。理有大小。從之各盡其量也。剛健中正。乾德也。過君位之來。則亦居之無怯。乾德如是。爻兩有其象。中則正不待言。故二無正象。亦若有之。此則又明見其象也。

上九亢龍有悔。

龍而有亢象。是聖罔念作狂之理。解見彖詞。爲有此理。所以彖有利貞之戒也。理以中爲至。過中是太過。九五是得中。則此是過中之象。亢連五看出。若單看此爻。則方是上耳。何云過於上乎。亢者上之過舉。一以爲凡過之例。凡有所居。皆位之類。當理之上亦算中。非理之上乃是過。凡過中之道術。如夷惠清和之類。皆是亢施之已無益於性命。施之人無益於教化。皆是動而有悔。謂之亢。即見是咎。乾不離理。過只失中。未是不正。則未召災禍。故无凶咎吝之占。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此乾之坤之象占。剛而能柔。即健於順。非損剛爲柔也。道因事物之理。無不是順健。而用以體理。則健處皆順矣。直化爲柔。則非復龍。唯剛掩於柔。在隱顯之間。乃是龍無首。剛之全體有極分。今於全體有不見處。是不見其極分。猶龍之全體有首。今以不見首爲不見全體也。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單釋象詞一乾字。即釋卦名義之例。釋卦名義。各有所以此及下卦。皆使人知所以當卦之實也。以天道明乾義。謂以天道明象詞乾字之義。非正言天道之乾也。乾之分量。唯天地及生安之聖人能盡之。故欲寫盡乾之分量。必須借天地生安之聖人以寫之。天道統聖人言。生安之聖亦天也。註著一析字。便見非釋象詞之元亨利貞。象詞之元亨利貞。非析者。今乃析之以當四德也。發明之字。指天道之乾。乾是行事之力量。只見於行事中。而無自見。故必言其所行之事。乃可以發明之。而天之時。聖之治。是其乾所行之事也。象詞之元。大也。而天道之始亦大。象詞之亨。言事物之通。即事物之繼。天道之通。亦是通是繼。象詞之利。爲亨之後計。天道之成功。亦在亨後。象詞之貞。是貞者之結果。天道之成功牢固。亦結果事。故元亨利貞。亦可借作四德之名。以有可相比附處也。象曰。謂象若如此云云。如此是乾之義。是言乾即言如此也。大哉三句。似云象詞釋元言大也。而天即乾也。亦有可稱元者。以其大也。今觀所謂元者。何其大哉。則豈不可以稱元哉。所謂元者何也。天氣之始動是也。何以謂之大也。其始非自爲一物之始。而萬物實之以始。又始非徒始。而并統乎其始後之事。以爲始也。乾字先標明天與乾爲體。可直稱乾。以見下文言天之事。是言乾也。註天字。貼乾字。德大始三字。方貼元字。天之氣合萬物之氣。故動即是萬物之動。但一動之中。分本末。則末亦資於本耳。非天自爲一始。而萬物另應之也。動之壯者。動有必盡之勢。統者。盡之勢。已在其中。非以規模相授之謂。上句是橫分大。是以大爲大。下句是直分大。是以長爲大。力以舉大爲強。尤以久舉爲強。今能以萬物之氣動。又之以動而不已。是能舉至大且久也。故大處皆見乾處也。

二句已是乾之驗。下文又是二句之驗耳。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流形是氣之在物中者。亨而物與俱亨。非以雲雨使之亨。雲行雨施。紀亨之時。又以在天之氣。驗天在物之氣。見物之亨信。是在物中之氣。亨所爲耳。無始與始之息。皆不能有亨。故是資始統天之驗。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天以體此理爲乾。聖人以法天爲乾。總是體此理耳。大明二句。智以知之。時乘句。仁以行之。知之行之法之之目也。此卦天之象。故法天可作法。此卦看六位六龍。是借以寫時理之凡。莫求穿鑿。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變化。亦以在天之氣言。與雲行雨施同例。乾道卽天事。天卽乾事。卽其道也。天之色貌氣候。皆天之事。變化者。色貌氣候。盡改春夏之狀也。變化皆去除之名。與春夏之增益不同。性命分於始時。各有限量。今生到滿足。其限量無可復加。方符其初之正分也。保守也。與前生長之行相反。合聚也。與前迭見之分相反。保是包藏收束之意。合是涵養融會之意。各正是氣令形。保合是形事。氣形成。乃得有形以事氣。故保合在各正後。註各正二句。正解各正保合四字之義。謂以得之初者本如此。故以今之如此爲各正。若保合則直稽生後之全言耳。非謂各正是生初事。獨保合是生後事也。註无所不利二句。謂物明示人以各正。而保合卽潛隨其後。蓋利之與亨。有界限可分。貞之與利。形迹無異。只氣候不同。不見界限。似總是利一般。註并寫出兩句分合之狀也。利遂也。卽成。

也。貞固其成也。而唯各正保合。乃天道成固之實。非大概成固而已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註猶乾道句。是首出句言後意。謂聖人之首出。亦有治道完備。安靜休息。如天變化之時。非謂首出即變化之象也。寧者。得所之足。而心志亦無他求。外觀之則安寧。內觀之則甯靜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象曰。是周公言卦之象。若曰是記述之詞。小象之象曰。是象詞之意。若曰言議論之詞。象曰卦畫肖出此形。或此義也。此卦肖天行之形。而健之義亦在其中。天道有條目處。有綱領處。無健則一切天道皆廢。是健其綱領也。君子學全天。要害亦在學此。此象足以統衆象。君子用此象。足以統用衆象。信稱象詞冠首之文也。以用也。用象之道於其身也。君子有時不必從象取用。而道是象之道。則不離用象之道也。註不以人欲害。是以字實際。省察克治。又不以實際生安。君子亦不廢戒懼慎獨之學。強強之也。屬功夫。不息已強也。屬效驗。兼言之者。操效驗於功夫。而無徵幸。程功夫以效驗。而無苟且也。天德仁義禮智也。一天德如一天。不息如天之行。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會意。倒易其語勢而出之。凡言倒者。做此。凡彖傳象傳之義。其爲彖爻詞所必用。以成語及語勢所便及者。是已見彖爻詞中傳。爲之註釋。則復矣。須作因而決之。與提撕之例。乃另有孔子一層意。而不是復。其爲彖爻詞不必用以成語及語勢所不便及者。乃未

見象又詞中作註釋例可也。此提撕之例。提撕者。反覆叮嚀之意。此反覆叮嚀之。以見下之宜安也。龍因在下而潛。聖人因在下而戒占者以勿用。皆可見下之宜安。陽在下三字。又詞原本之而言。是言前句。今倒出之在後。謂又詞云潛龍勿用。此陽在下之象占也。猶云又陽在下。是其象爲潛龍。而占者得之。則宜勿用也。後講中有其象占云云。蓋又是云云也。語氣與此通用。下無可進之勢。則止。是其理。陽則能順理。故有潛象。非陽則下爲勢所使。不是自己主張。不得爲潛也。象之潛龍。以陽在下起。占者之勿用。又以潛龍之象起。龍象畫。占師龍也。則總以陽在下起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此提撕之例。見德之化人。易修德者。觀民可以觀生也。倒出言前句在後。謂又詞云見龍在田。此陽剛中正者。出潛離隱。則德施已普之象也。見在田。只離隱之象。龍見在田。則離隱即德施普之象。龍見則雲行雨施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此註釋之例。釋又詞中事之實際也。見學當用困勉之功。六爻只此又言學。而即是言此。可見學必在用此。不得他求也。反復之道。非反復乎道。即所謂人一己百。指乾乾言。乾乾是功夫事意之詞。反復是功夫事迹之詞。一名一實也。學只患不足。不妨有餘。故專取困勉。說見

中庸哀公章。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此因爻詞而決之之例。此例爲用爻詞者。絕其遲疑也。決无咎之占。有述爻詞在前。正面是決之。謂爻詞云又有或躍在淵之象。而其占爲无咎。今思或躍在淵。果進无咎也。上句是取其事細釋之語氣。進字是補明原詞而述之。可以進矣。而又不必進。以徐審之。如此。則進必无誤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此提撕之例。示人不得輕用此爻。恐非其人者。竄得之。有非分之想。爲爻詞防爲人誤用之患也。是從爻詞見得其事而言之。謂爻詞以飛龍在天爲九五之象。而占指之爲大人。是此象爲大人造之象也。陽剛中正有大人之象。居五有造之象。大人造又有飛龍在天之象。言此爲大人造之象。猶言唯大人造。足以當而用之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此因爻詞而決之之例。盈不可久。原爻詞有悔言前句。上句帶此述在內。下句乃決之以決有悔之占。謂爻詞云爻之象爲亢龍而盈不可久。則其占爲有悔。今思盈果不可久也。悔何疑乎。不可久。謂將傾之勢。亢以傾勢爲盈而處之。安得无悔。盈而不驕。盈亦不傾。但無驕心者。必不宵處盈。處盈者。必有驕心。盈之必傾。總驕之必傾也。君極上之謂也。而易不當之以上。而以五者。以有不得盡以上自處之理。卽如非極上也。故爲君亦非盈盈者。盡以上自處。過乎君之分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註釋之例。釋又詞言外之意也。又言不爲物先之可。今謂反見爲物先之不可也。用九二字統象占之詞。謂用九之象占。是反示人天德不可爲首也。此是戒占者當退步。使必用反。理順物是後物而起。爲者遠理。剛爲惡有。故聖人憂之。戒以補又詞所未及。註編云。以此爲不吉。故以彼爲吉。正體釋反示之意。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三節申象傳之意。是再明乾義也。前言聖人之乾。只言明天御天。未見所謂天之實。申者。申明仁禮義智爲在人之天也。四者數博而道遠。申明天是如此。則明天御天之爲乾益明矣。元亨利貞四字。卽代仁禮義智四字。謂人亦有元亨利貞也。因仁禮義智之實在。長善嘉會義和事幹。天之元亨利貞之實。在資始統天流形各正保合。兩者恰相似。故同稱以此名。首句謂人性有所謂元者。其爲善之長者。是也。餘做此。此節言性以引起下節盡性。見乾之義專在下節。人心感應之初。渾然一愛。意方動是仁。此意漸漸粗去。生出事頭。是禮。隨將其事頭定奪了。是義。定奪後從而記認之。是智。四者皆可欲而不可惡。故善禮義智皆因仁之不得已而有。故仁爲長。別書序義在禮先者。據禮之成言之也。此序禮在義先者。溯禮之起言之也。一事之禮。亦有衆品節分。處皆美。合處是會。利字卽當義字。則下義字似復出無味。不知上利字言性。下義字言事。猶云性中之義。卽世間所謂義而和者。世間之義。有和有不和。和其和者。乃性中之義式樣也。註其分。其字承人言。然己之分原因物之分而分。則得己分而得物分在其中矣。與物之事。至義而成。智承而藏之。則後來仁之動時。便有見成者舉而措之。不俟漸成矣。其具乎事之體而爲事所從生。定乎事之則而不與事依違。則如木之幹也。知善之謂智。知善之全之謂完。智仁前有物。未有善。仁後未有全善。義後方有全善。可知。故智成在義後。然有義而知義。與有物而知物。有仁禮而知仁禮。同一遇有卽知體段。且義又精於彼。則知此。精于此。則知彼。可知。指此言性之智。不爲挂漏也。自義以前往而伸。自義以後來而屈。智又只是藏義。無分段之迹。此皆與天之元亨利貞相似處。文言。文王之言也。卽當一象字。

象文王之言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統生安學利之聖人言。以爲體。卽與爲一不離之極致也。足以長人體之盡也。長人須兼禮義智。不得單仗仁。謂仁足以長人者。以仁善之長。有仁則禮義智將由此出。是長人之理已備也。四德衆目之數無窮。一目迭出之數亦無窮。與人事橫直之數適相稱。足字兼橫分直分言。見於性之橫分直分無不盡也。凡有應物之事。又有品節。卽是會而要品節。皆大段與物以所安。不失仁意方是嘉足。以合禮則會無不盡。嘉無不嘉。出之卽合帝王經世之禮。不必有所擬做也。帝王經世之禮。皆由嘉會而出。故嘉會所出無不合。合後聖亦是合。嘉會卽體禮。餘做此。義之義制。以致嚴於己物者。而致嚴處總取利物。則總是和也。物以適得其宜爲利。薄之過厚之不及。皆於此物有傷。薄之不及厚之過。皆於別物有妨。皆非利也。謂君子所體之義。以利物爲節度。足以發之。使人見爲義。又見爲和。若於義調之使和者。世人所行之義。亦有近義處。亦不得不謂之義。但非真義。則不和。君子之義。不能去其近處而無其不和。則似將世人之義增損而和之。智本事之幹。今實見爲事之幹。靈性之本來。使發於用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行卽中庸至誠之盡。實發於用也。存卽必發。亦性中一段之理。故必至發方是盡。行兼橫分直分言。四德之橫分直分。與天之元亨利貞等。則行之之乾。亦與天等可見矣。此節是就行四德上指點出乾之故。是明乾義。猶云此明是出於乾。天之元亨利貞出於乾。如彼人之元亨利貞亦出於乾如此。故元亨利貞必係之乾也。註非君子句。反斷之詞。猶云明是出於乾。是正文首句下言後句。正文故曰句。乃此句餘波。非正解元亨利貞所以係於乾也。註重至健二字。不重君子二字。言非至健无以行。不是言非君子不能行。

此元亨利貞與彖詞文義不同。而道理可相通。彖詞之元亨。不外四德之大。行彖詞之貞。不外常行四德。聖人無不因材之教。利行四德。亦以能行四德而言。且仁爲善長。則三德包仁。中仁貫三德。中彖詞每字緝貫四德。此每字各言一德。亦無欠全之異。故此之元亨利貞。可作彖詞之元亨利貞觀也。行所以可見乾義。見天道篇。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乾坤二卦之象。傳不一出者。備見反覆觀玩之所得。爲學易者。反覆觀玩之法也。大抵聖人之於六十四卦。皆如此。但有此發例。可冀人之自得之。故不具載。以省簡篇之繁重耳。此篇皆註釋之例。節首設爲問答之詞。自述先求其解而後解之也。子字則門人所加。潛龍勿用。謂此爻之象是潛龍。占得此爻者。當法之而勿用。專述潛龍。勿用帶述耳。何謂。謂何謂潛龍。龍德句。仍又代爻詞述之。以待釋。下面方是釋之。謂龍猶云龍德。潛猶云隱。潛龍之謂。即龍德而隱者之謂也。以下釋所謂隱。即釋所謂潛。不易乎世。謂不以世之不可忍而變我之守。是鄉鄰有闕。閉戶不往之義。非不動於富貴。富貴君子之所輕。不動不足以見守之堅也。名亦以得名之實。關係於己之躬行。非但名也不成。是割舍不爲。二句皆不以他理易此理。遯世者。終無用之望。如逃出世外然也。上二句言迹。此句言志。志非真安於此者。暫能安久不能安。無悶者。安之謂。遯世無悶者。并此是久而安之。非視爲暫故安。言不獨安。且真安也。不見是句。又言識之定。識不定者。人非之可搖。無悶不可搖也。無悶者。原以理之至是可安也。故仍無悶是識之定。樂則行之二句。結不易乎世二句。君子以道行不行爲樂憂。非富貴貧賤也。道行則天下受其福。故是樂。道不行則天下受其窮。故是憂。樂憂猶云道行不行之時。行是行道於世。遠是去世。確乎句。結遯世二句。志不真非確。識爲志之帥。識不定則真志是妄。志妄則可破。亦

非確。合遯世二句。其隱乃確。未確者可拔。確則不可拔。三句是將前四句覆釋出潛龍來。所謂結上起下之詞。一路申明隱。即申明龍德。潛龍句應首句而結之。即覆決之也。潛龍謂潛處。即可見龍以一節規全體也。此雖行藏一理。而非智仁之至。不能得智仁之至。則萬理之精全可知矣。首句由龍推見所謂潛。此句由潛證見其爲龍。聖人則必盡道之極致。盡道之極致。則是聖人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句亦代爻詞而述之。龍德代龍字。正中代見在田。以下釋所謂龍德。不伐以上言功夫。即并言本體。聖人之學皆本體自然之同。而本體亦賴以愈安也。庸言二句是功夫事。實亦事之體。閑邪句是事意。亦事之用。二庸字見無所不然。故註用亦字。戒懼慎獨信謹之目。包不言而信不動而敬在內。已誠而仍求誠。只是存之。而閑邪乃所以存誠。邪若得生。則雖於誠把捉無益也。而閑邪又在扶其誠。誠不餒。邪乃不生也。即無養小體先立大體環相爲功之義。戒懼慎獨之無惡時爲善。是存誠以閑邪。有惡時去惡。是閑邪以存誠。善世句結上起下。上三句皆謙心所生之事。故以謙心目之。居德之謙。亦生於德。有德則好德。好之至。則生性於是危而不敢居矣。故亦寫德之詞。不伐非正言不伐。是代言修德不已。德已盛而修之不已。則愈盛矣。故有下句事。博者德愈盛。則光輝之發愈廣。似加大也。即顯之意。顯故物得被之而化。善出於性命之誠。方是德。善易顯。誠不易顯。善顯未能化。誠顯則能化。易曰以下應首句結之。謂如此之德是君德。故於其離隱象以龍見在田。而占質稱之爲物所利見大人也。君德者。能澤天下之德。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存義也以上釋乾惕以下釋厲无咎。唯進德修業是无容易无窮盡事爲之須用乾惕故知乾惕是指此言而亦爲剛健者又處危地必進德修業則釋明進德修業而取於剛健危地而言亦可見矣。忠信以下正發明進德修業是須乾惕事以見乾惕必指此言。進德統而精其善之體修業析而盡其善之用。註中念字單以善念言善念以真出於心爲實而心未徹底是善則未是善心善念猶非出於心也實之者在徹底善其心使之爲根心之發故至之是忠信。忠者使之忠信者使之信以功夫言。忠信總一有諸內便是有諸內則自內言之爲如外自外言之爲如內矣。居如居著之居積累之也。學者不難知善而能言亦不敢言不善此即是修詞但言之不必踐不是立誠耳此句言所言必踐重立誠不重修詞猶云學者自修詞而君子既修詞即立誠也。其手指詞立如修身則道立之立君子之詞初便有誠在內但未可見至踐之時乃的言顯著如卓然樹起也。兩知字亦功夫之詞知至即盡心知性知終則格物而已。至之即致中終之即致和。至者德之極地處心徹底皆善是德之極地而心之徹底處則微矣故謂之幾即中庸之不顯也。與者有分於此謂得之也。心之徹底處唯未發時得見之而下手此時善之亦使之中而已此時有中則已善之候也故即是致中。終者事之成。義之在心人往則亡唯既見諸事乃長留於天地之間存義者事無非義則義無非事也。與幾是盡道之深分存義是盡道之橫分。進德即尊德性修業即道問學總所以修德居上二句是德至而道凝。不驕是盡居上之道不憂亦是無失道而致患中庸所謂言足以興默足以容是也。二句但就危地言非所得止此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前三條釋又詞所正舍之義。此條釋又詞兼舍之義。前三條是又詞未便自表者。此條是又詞未便自表者。總釋或躍。是就躍之正者言。无咎兼以躍之正言。通段皆釋躍字。以釋無咎之故。見躍非單或便得无咎。又要先正方得无咎。欲人之不輕躍也。上下四句。以上進爲主。下退陪說耳。不常於上。則上者以爲邪。不常於下。則下者以爲邪。進退做此。欲及時。則迹與上進同意。亦與下退同。故非爲邪。非離羣。言欲以德業及人。非爲己之榮利也。下者退者。不過遣榮利以爲潔。今不爲榮利。則與之無異矣。上進時以治人爲業。故修業即及人。而德爲業本。故兼言進德。非平時能進修。及時不能進修。故自平時說起。及時專爲上進言。重在恐後時。不重在恐先時。又之无咎。雖以躍當其可言。然躍苟帶出於榮利之心。則雖當可。亦標是本。非不純乎无咎矣。故得无咎亦以此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條釋又詞所以然之義。亦又詞所未便自表者也。又詞利見。就見之後事言。是以功效勸人。此就見之本事言。言是義理發明。易中凡以功效勸人處。皆因義理起見。非直爲功效。防人援聖人之權。流入於言利也。萬物覩以上。比明見是人性。然未是主意。主意在後三句。推明此性即理也。本乎天二句。又比明前六句。是從類事體而後指爲從類。使人易曉。猶云彼之六者。猶之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也。然如是。則是各從其類耳。本乎天地。則天地是其類。此甚明者。故指其從爲從類。易曉。此聲所以爲聲者。即彼